

第2章 新披露的北海史料：全是百年、百年前的

百年前的北海医疗机构和医疗器械

百年前，北海的医疗机构是普仁医院，这是在一个多元历史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医院：1876年，在中英烟台条约上，北海被指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1877年5月1日，北海建立了英国领事馆和海关。

1878年，香港维多利亚教区第三任会督——包尔腾带领华人传道士及香港圣保罗学校学生来到中国广东北海（北海历史上曾隶属广东）考察传教半年，他认为，土著没有“排外”，北海能够对外国人开放，是一个尚未成立教会及广东西部到广西进行传教的较好地方。

包尔腾是大英传教会(C. M. S)第十个会督，是派遣来华的第一批传教士，曾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牧师，长住北京，创建北平教会，他在华20多年，深谙“借助医学传教”的作用。1882年他向大英传教会请求派人来中国北海传教并为开办医院招募医生和筹款。在英格兰，包尔腾的一次演讲吸引了英国爱丁堡内、外科执业医师柯达(Dr. Edward George Horder)，他愿舍弃英国克里夫顿(Clifton)工作，响应号召赴华，这促成大英传教会决定在北海设立教会医院。

1883年3月20日，30岁的柯达成为大英传教会派遣的医学传教士。1884年7月2日，柯达申请来北海，7月7日获准。1885年12月，柯达在香港筹办北海普仁医院。

1886年2月19日，柯达提议在北海办医院，并报告创建医院的规划：“希望把香港和广东西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在北海建1~2个医疗站，建一个小型医院和药房、中国员工住房和欧洲人住房。初始培训本地的医护人员是一个目标，而不是建一个大型的医院。费用是建医院和建住房需要5000港币，每年用作培训本土医护人员的费用是1200~1500港币。”大英传教会批准柯达这一规划。

1886年3月，柯达与香港助手何星棠抵达北海。先行勘察选址。在包尔腾和威廉琼斯基金(William Charles Jones Fund)资助下，柯达在北海城镇郊区一个叫“祥恋里”（今北海市和平路83号）的地方购买60亩地皮。同年4月2日，动工兴建医院，名曰“普仁”（又称“英国医院”，PO YAN Hos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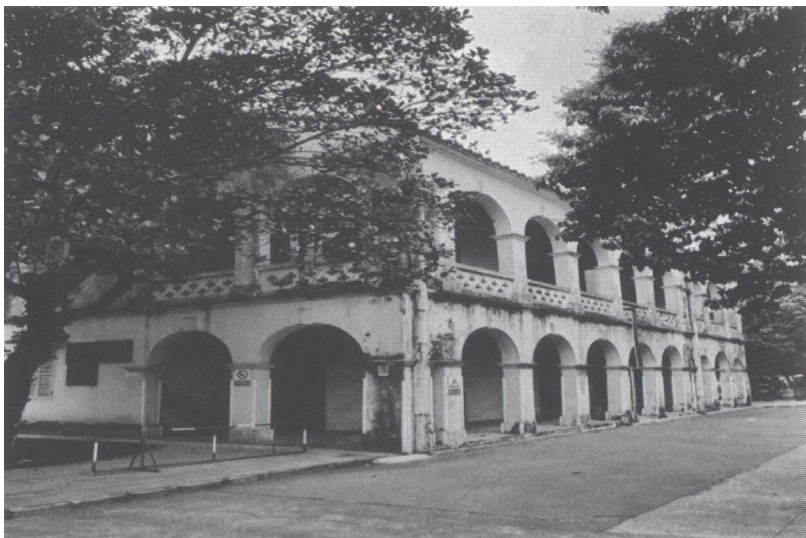
医院成立之初建有门诊、药房、手术室、化验室、病房30张床位，还有医疗辅助用房、医务人员住所。八角楼是医院标志性建筑。1886年12月，柯达与英籍黎德牧师(Rev. W. Light)夫妇一起来中国北海建造了“双孖楼”为他们寓所。1887年8月医院正式开业，开业之初，民众畏惧西医，医院门可罗雀。柯达手提药箱徒步村庄施医赠药，民众见柯达医生和蔼可亲，服下西药疗效显著，尤其是成功施行白内障手术让盲人重见光明后，求诊者络绎不绝。有医院史料载：“1887年8月，医院正式开放收治病人，这一年到年底门诊病人3639人次，手术312例。患者来自300条村庄和城镇，有些病人走了380英里路来看病。早晚医院都治病。来看病者有骨折、溃疡、青光眼、白内障、拔牙、摘除肿瘤病人，讨饭的人都得到医院照顾，大家都

很认同这个医院。”患者赠柯达“西来歧轩”匾额。



建于1906年的北海普仁医院医生楼旧址 (本书作者 摄)

因后又有麻风患者求医，柯达写信给英国麻风救济会（又称万国麻风救济会，后称国际麻风救济会）创办人裴雷氏(WELLESLEY C. Bailey)请求资助开办麻风医院。1889年7月，柯达为开办麻风医院募资1350英镑。另获包尔腾资助100元港币。同年11月3日，柯达偕夫人和陂箴牧师夫妇抵北海，用所募集资金在普仁医院左邻（今北海市和平路81号）买地30亩，建院舍收容被社会和家庭遗弃的麻风病人隔离治疗，普仁麻风医院由此成立。1890年有30张病床，收治77位患者。柯达获悉“1891年9月3日，在廉州曲樟发生300个麻风病人被活活烧死”惨案后，第二次呼吁北海麻风救治并写信向“医疗援助协会”求助。



建于1895年的北海普仁医院护士楼旧址 (本书作者 摄)

1892年，麻风救治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柯达争取到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和医疗援助协会资金资助，在英国伦敦建立“北海麻风基金”，筹款最高达13500英镑，此后，每年给北海普仁麻风医院拨款不下6000港币，医药费3000港币给北海麻风医院。同年，普仁麻风医院

诊治 91 位麻风病人。

1894 年，北海普仁医院扩建，床位增至 76 张（男 40 张、女 36 张）分普通和二等病房。

1895 年 2 月 15 日，英国伦敦医院医师郝来 (Dr. Leopold G. Hill) 与夫人到北海协助柯达工作。同年 7 月，柯达医生和陂箴牧师在廉州小北街购买一栋房子，建立医疗站和福音堂及学校。这年收治 2 名来自香港的女麻风病人。

1896 年北海普仁医院再次扩建，花费达 20000 港币，普通病房床位增至 96 张。经过十年努力，柯达医生创办的北海普仁麻风院此时已经发展有男女两个院区，男院在北面，主要的建筑物包括 3 所大的疗养病房，有床位 100 张，手术室、解剖室、一所教堂、一间印刷室、一个工场，还有厨房、浴室、储藏室、厕所等小建筑。女院在南面，建筑有两所疗养病房，有床位 20 张，一个教堂，还有一些小的建筑物。男女麻风大院各开一口水井，有充足的水源。两个麻风大院中隔高高的围墙，大门时常上锁。收容了 100 名以上的麻风病人，是当时中国最早最大的麻风医院。柯达引进隔离、大风子油口服剂、截肢、抗结核等手段治疗麻风病，培训 3 名本土助手、创建“麻风院自治”管理模式和身心疗法（学文化与劳动、训练患者印刷、编织与制作花边等手艺）。

1897 年 9 月英籍执业护士波顿来到北海，标志着南丁格尔护理学传入北海普仁医院。

1899 年北海普仁医院在北海高德镇创办了医疗站。

1900 年 10 月、1901 年 9 月，澳大利亚籍 25 岁的史密斯 (Smith, Amy) 护士、英国爱丁堡外科硕士，26 岁的基辅医生 (Clift, Harry Lechmere) 先后到任。至此，普仁医院有英籍医师 3 名，英、澳籍执业护士 2 名，免费各专科诊疗和戒鸦片烟治疗及开展麻风、鼠疫、天花、霍乱等瘟疫的救助。“普仁”在西南地区闻名遐迩，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患者慕名前来求医。1900 年医院报告载：“门诊量 26418 人次，住院病人 510 人次，手术 872 例。麻风分院初诊和复诊的麻风病人达 1606 人次。新收 9 名女麻风病人，其中 1 名是香港来的患者，这是香港送来的第 7 位麻风病患者。到年底收容麻风病人 128 人（男 85 人，女 43 人）。”

1902 年柯达在北海大街（今珠海中路 32 号）开设一个医疗站。在柯达回国疗养期间，郝来代理院长，医院床位有 230 张（含麻风分院），病房占地面积 4 英亩。普仁医院和高德医疗站诊疗病人 27003 人次。大小手术量 1077 例。

1903 年 10 月，基辅夫妇回国，医疗工作由郝来、波顿、何星堂及本土助手承担，年门诊量 30000 人次，住院病人 600 人次。

1905 年史密斯护士到廉州医疗站工作。10 月 7 日，英国利物浦医院医师李惠来 (Dr. Bradley, Neville) 偕妻子和妹妹来到中国北海普仁医院。

1906 年普仁医院员工除外籍医护外，还有本土医学生和护士 2 名、药剂人员 2 名和 7 名麻风病人助手。6 月，柯达因病回国，李惠来接任院长。他秉承前任优良传统，再接再厉，改

扩建产房、手术室、病房、增添医疗设备。同年，李惠来在廉州城外小南门文昌庙东面买下一块地皮，建设女子学校和廉州医疗站，拓展了柯达任职时在廉州小北街设立的医疗站及自己出资在医院南面建居所（现普仁医院医生楼）。

李惠来任职期间，除护士波顿外，其他外籍医护人员陆续到任。

1906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医学博士、外科医师谭信医生(Dr. Hubert 同 Gordon Thompson)独自到北海投奔好友李惠来。其才干、医术深为各界人士赏识，被誉为“外科圣手”。

1908年英籍 M. B. Moore 护士到任。

1909年医院培训本土药师、医生各3名，其中送姚嘉裕医生到英国留学。

1910年10月8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法学博士、文学硕士班查梨医生(Dr. C. G. S. Baronsfeather)到任。

1911年10月21日，利物浦医院护士裨大(Sister S. Beattie)到任。至此，普仁医院有中外医护人员10多人。

是时，三大名医，先进医疗设备，医院名噪一时。远近各地患者慕名来求医。门诊量27003至31193人次。还应邀到廉州、钦州、灵山等地出诊。班查梨医生首创X线电疗麻风病先例，拓展治疗麻风病新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至1915年间，李惠来、谭信先后到云南昆明筹建惠滇医院。班查梨、裨大先后回国为战争服务。就连1914年12月12日从英国赶来北海顶替李惠来院长的普麦兰(F. C. Plummer)医生，在北海不到一年(1915年9月28日)又奉命返回英国，到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工作。外籍医护人员频繁变动，导致普仁医院医务力量衰落。幸好1916年李惠来、班查梨先后返回北海。李惠来奉命编印中文《觉民》周报(普仁麻风分院印刷)。每周免费发行1500份报纸，把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告知当地民众。1917年1月李惠来转到昆明惠滇医院任院长。

1917年初，班查梨医生成为普仁医院第三任院长。波顿护士是长期在医院工作的外籍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影响北海普仁医院的经费来源。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北海普仁医院不得不收费服务。当年医院年度报告载：“从那一年开始要求病人支付医疗费用(除了特别穷的)，虽然就诊需要付费，但妇产科人满为患，很少有空的床位。全年的门诊病人17283人次，住院病人545人次。大手术92台，小手术369台。廉州疗站门诊病人9481人次。女麻风医院有47位病人，男麻风医院有88位病人。”

1918年班查梨花费1026港币引进了“老杰爵士”新方法治疗北海麻风医院收容的135名患者(男88人，女47人)。采用新疗法成功治愈10位麻风病人。

1918年夏，时任广东琼崖镇守使、护国第三军总司令的陆军中将沈鸿英，向班查梨院长赠送题为“同胞感德”的金字匾额。

1919年11月，班查梨在英国伦敦的一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治疗麻风病新方法》（《The New Treatment of leprosy》）一文，文中描述：“战争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请求到资金的援助，而是默默地使用新药物。新疗法只要使用得当肯定可以治愈麻风病。而即使只是部分使用该疗法，也可以控制此病的恶化，从而使麻风病患者摆脱了发烧、骨头痛、腹泻、消化不良、头痛过敏等症状，消除患者的痛苦、绝望的情绪……战争还在继续，汇率很不稳定，我们获得的捐款很少。我自己没有了工资，还不得不借出资金来维持麻风院的工作。我有治愈麻风病的方法，但没有钱，实是令人心碎的状况……我希望看到此文的人能支持我，因为我在为这些可怜的麻风病人提供治疗……”此求助信，在英伦轰动，人们慷慨捐款。1921年从英国筹到700英镑，使新法得以继续进行。

因为医疗工作出色，班查梨院长还获得了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北海洋务局的表彰。

1920年波顿奉命到昆明惠滇医院工作，同年10月班查梨因感染肺结核与天花身体不支而请辞，1921年3月，离开北海回国治病。

战后，大英传教会难以物色院长，幸得禪大护士长代理院长主持，医务工作没有停顿。当年9月，军阀攻打廉州，普仁医院接收2000位难民。接收超过100例的孕妇来院生孩子。1922年1月6日，Wallback夫人加入了北海普仁麻风医院的工作。1923年1月4日，英籍执业护士翠丝（Miss Tracey）来到北海协助禪大工作。麻风分院收治117位麻风病人，每个月要打1000针。政府表彰北海普仁医院的工作，当时北平（今北京）海关总司寄来262.5元（当时货币），特别是为了表彰禪大护士对北海普仁医院的贡献。

1924年1月24日英国纽卡斯达勒姆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博士屈顺医生和夫人玛丽医生（Dr. Mary Griffiths）来到北海，屈顺医生成为北海普仁医院第四任院长，玛丽为普仁第一位女医生。普仁医院重整旗鼓，恢复全院医务，医院220张床位全部住满病人，门诊量2300人次。

1925年初，北海普仁医院开办护士训练班，培训5名年轻女护士学生和2名男护士学生。同时，还训练4名麻风病人护士生（男性2名，女性2名）。在霍乱流行期间，普仁医院用盐水疗法成功救治100名婴儿。收容110名麻风病人，全部使用新法治疗。屈顺医生还训练李俊昌等4位麻风病人当护士，由他们每周两次给住院的麻风病人打针，总共打了7685针。新疗法疗效显著，大部分麻风病人很快恢复工作能力，有6名患者完全被治愈，离开医院回归社会。这一年普通医院、麻风医院、廉州医疗站共接诊门诊病人19730人次，首诊6663人次。产科出生405个婴儿。同年医院有了救护车。这年11月24日柯达夫人重返北海。

1926年3月29日，屈顺被转派昆明惠滇医院任院长。院务再由这年重返北海的禪大护士长主持。同年，大英传教会聘请上海沈永年医生接任普仁医院院长。（杭州广济医学校第八届毕业生，在皖赣湘鄂江浙7个省行医，历任天生医院院长、上海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合肥基督教医院主任医师兼代院长、南京鼓楼医院代理外科主任等职。）7月9日，沈永年赴任途中被海盗绑架，囚禁于顺德荒野，12月31日被赎救返回上海治疗。1927年9月29日，沈永年

偕夫人再度赴北海就任，成为北海普仁医院首任华人院长。同年禪大离开北海，10月澳洲籍护士 Braughton 到普仁医院工作。

沈永年任上，成绩斐然。当年廉州、北海剿匪战，普仁医院免费救治了 100 多名受伤的士兵。沈永年医术才能为当地人赞扬。

1928 年普仁医院床位 102 张（妇产科 25 张）、麻风医院床位 120 张，住院病人 1000 人次，门诊病人 4200 人次，大手术 3 例，小手术 40 例，廉州医疗站门诊病人 2000 人次。

同年 3 月 1 日，沈永年采用新发明“安癩露”药油，试用静脉给药治疗不同类型麻风病患者，1929 年夏治愈 14 人，撰写了《一个试用“安癩露”的报告》，在中、英文《麻风季刊》上发表。

1930 年 4 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医学博士沈丕善医生受聘来到北海普仁医院任副院长，沈永年与其胞弟沈丕善合作，缓解了医院与当地及周边地区社会各方的关系。

同年北海政府下令搬迁普仁麻风院，沈永年协助英方代表李惠来与政府协商筹建麻风新院。

1931 年年初，沈永年争取到拨款 2000 元港币，廉州城外小南门文昌庙普仁医院医疗站扩建为普仁医院廉州分院，当年求诊人数达 4177 人次。产科病房由 Bakewell 小姐和 Braughton 护士管理。产科病房当年护理的孕产妇达 124 人，在病人家中护理 14 例。门诊部有 2 名普仁培训的护士。

1932 年 6 月 11 日，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来北海视察麻风医院，对沈永年和沈丕善兄弟俩取得的医学成就给予盛赞。

1933 年沈永年用 2500 元当时钱买下北海沙湾路附近 190 亩地作麻风医院新址。同年北海普仁医院又一次开办护士训练班，当时，招收了 5 名护理学生。其中 3 名男生 2 名女生。这年北海普仁医院医务人员几乎是华人。住院的病人达 1763 人次，门诊量 21692 人次，妇产科收住产妇 681 人，接生的婴儿 687 人，有 12 个双胞胎，没有 1 例死亡。给麻风病人注射了 4288 针。同时，开展社会服务，对产妇进行育儿培训；为当地学校获得奖学金的男女生体检，为北海和邻近村庄 1000 人注射天花疫苗；在霍乱流行期间为超过 800 人注射霍乱预防针。1934 年初，沈永年推行国际新配方“四氯乙铅酯”药品治疗麻风病疗效显著。同年，因普仁医院与当地教会矛盾激化，沈丕善被调离北海，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从宁波聘请苏爱祺医生 (Dr. E. G. Sugg) 来北海。沈永年一直与大英传教会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35 年底聘期满离任之际，该会总部对其工作给予了肯定和嘉奖。1936 年初沈永年离任。在北海朝阳路开办永年私立医院。

1936 年 2 月 1 日从昆明惠滇医院调来香港大学毕业的林球璋接任普仁医院院长。大英传教会又派英籍罗素医生筹建和专门主管麻风医院。从此，普仁麻风医院独立管理，新建的麻风院收容 210 位麻风患者。

林球璋任职两年，建树良多。聘用 3 名香港籍执业护士来北海普仁医院工作。对医院的发

展进行重新规划。开办护士培训班，培训本土6名护士。他到任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施行了200多台大手术（不包括外科门诊做的较小手术）。林球璋院长每星期还到廉州城巡诊一次，经常一个小时内要看20~30名病人。当年，北海普仁医院开放床位100张，收治住院病人863人次，门诊病人28290人次，手术318例；廉州分院门诊病人3371人次。床位10张，住院病人143人次。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中，林球璋筹办了北海普仁医院建院50周年活动，编印了《北海普仁医院五十年》《北海普仁麻风院》院庆特辑。

1937年初，林球璋院长向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常务委员会报告，要求拨款维修房子，得到批准，这使北海普仁医院损坏的房屋得到及时维修。同年，1937年7月，广东省政府把北海普仁医院确定为治疗鸦片成瘾者的中心。林球璋院长热诚与政府合作，帮助很多吸食鸦片成瘾者戒除了毒瘾。医院床位增至140张，住院病人382人次，门诊病人12137人次，手术231例。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初，林球璋全家返回香港。

北海普仁医院第七任院长是奥地利维纳大学医学博士米尔智医生(Dr. Eugen Milch)。也是普仁两院唯一的医生。

从1938年开始，普仁医院就一直和当局合作，主要官员是普仁医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医院给市民免费提供5000次的免疫注射疫苗。米尔智为第一救助队伍举行卫生防疫培训。同时，还培训大众防毒知识。军医面对疑难杂症时向米尔智请教，米尔智伸出援手，帮助中国军队改善住房条件，为公共卫生提出建议，为在医院住院的很多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免费治疗。对此，他们心存感激，军医在表扬信里写道：“尊敬的先生，我的军队现在驻扎在北海，官兵和士兵都不太适应这个新的地方，很多人都病倒了，多亏了你们这些有爱心的医生对官兵无微不至治疗。”

1939年2月至12月，日本飞机12次轰炸北海，米尔智医生和英籍护士长李美格(Miss Marguerite Bradley)带领医院14名员工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普仁医院收治990个严重受伤的伤员。在医院旁边的圣路加教堂设立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在那里，进行免费健康咨询和治疗。

1940年1月，米尔智带医护人员4人和外科设备、药物，在2名武装士兵的护送下启程，经过10小时去距离北海60英里远的地方（钦州）为一位患病的政府官员出诊。

同年，米尔智院长还把北海普仁医院旁边的普仁麻风医院旧址改为妇女急诊病房。这年医院门诊量4918人次，住院病人303人，产科接收产妇306人，手术量3127例，电疗200人次，化验1200人次。

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在药品供应困难的情况下，米尔智医生仍坚持每周2~3次骑着马来北海普仁麻风医院，他带上天踪(Euso)、碘酒(Iodine)及药膏、纱布等。每星期六给麻风病人注射自制的乳黄色药水，每人限注射1毫升。之后由香港寄来最新特效药白喉素配制用于麻风病人的治疗。

在北海沦陷时，米尔智和10月份到北海的英籍Coottewell医生、李美格护士长以及中国

籍的医务人员一起，展开救死扶伤行动。1941年初，普仁医院病人很多，外科和内科治疗的病例数分别为200多例。2月，米尔智离开北海，奉命调往福建霞浦任职。李美格护士长1942年离开北海，普仁医院临时关闭。

1941年月，中华圣公会粤港教区聘请香港大学朱国京医生任北海普仁医院院长，其夫人何娴芝（岭南大学毕业）任妇产科医师。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沦陷，1942年10月朱国京夫妇、一位护士长和一位护士从香港抵达北海任职。因战乱许多医院疏散或停办，当时普仁医院X光机在转移桂林途中遗失。普通病床20多张，传染病床4张，产房病床8~10张。医生、护士及药剂、检验人员、行政后勤等工作人员（包括厨房、清洁、门卫）也仅剩有20多人。医院每天接诊病人降至50~60人。

朱国京院长上任后，带领大家在经费断绝艰难困苦中开展工作，逐渐扭转了这种局面。

几个月后住院病人逐步增多，很多病人从广西、灵山、安铺等地来到北海求医。据医院统计：“门诊首诊患者4260例，复诊患者15372例，病床30张，产科病床20张，住院病人876人次，不包括产妇的人数，在医院出生的婴儿946人，分娩例数942人，大手术65例，其中：截肢6例、眼部手术8例、肿瘤切除22例、关节切除3例、阴茎切除3例，其他3例。小手术322例。”

因患者多，人手紧，同年11月普仁医院开办护士班，招收“圣三一”中学（1939年由香港转移北海办学的教会学校）毕业的4~5名女学生训练护士。

1945年2月，何娴芝医生负责恢复了北海普仁医院廉州分院产房，有4名工作人员。1946年9月，朱国京院长和全家返回香港。同年，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聘请当地留学德国医师葛嘉材代理北海普仁医院院长，3个月后因被广东政府征聘服务一年故未能再担任院长之职。

1947年4月15日，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聘请广州慕容慧心为北海普仁医院护士长。当年9月，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聘请国立中山大学医学士林怡贤接任北海普仁医院和北海普仁麻风医院院长。林怡贤夫人林茵任北海普仁医院医生。在香港受聘后，林茵医生用变卖掉自己的首饰的钱购买了德国制造的显微镜一台，携带到北海普仁医院。当时医院有病床60张，林怡贤夫妇合力主持内儿、普通外科等各科的诊疗工作。门诊平均每月约1000人，留产100人。住院病人约50~60人。随着业务量增加护士人手紧缺，1948年秋冬医院开办护士和助产士训练班，培训护士、助产士7名。1949年12月4日，解放军解放北海。次日清晨解放军派人到北海普仁医院联系，希望医院协助收治伤员。林怡贤院长带领全院医务人员，在部队军医的配合下，对300多名伤病员进行救治。

1950年林怡贤院长奉广西省卫生厅之命筹备广西省第七医士学校。同年11月招生20名，1951年初开学，林怡贤兼任副校长、解剖学与外科学老师、林茵任内科学与妇产科学老师，葛嘉材任药理学与内科、解剖学老师，临床实习由林怡贤和林茵负责带教。1952年11月，北海市人民政府接收北海普仁医院，并更名为“北海市人民医院”。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现在愈来愈多的医疗器械进入诊治行列，像较早时期的X光机、B超及至现广泛使用的彩超、CT、派特CT、核磁共振等，甚至机器人都在医疗中施展身手了。但了解百年前医疗器械都有哪些吗？作为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区域之一的北海当年都有哪些医疗器械？一页页翻开北海医史典札，看到了这些画面。



上海唐国美女士向北海市人民医院赠送百年前北海普仁医院医疗器械，本书作者参与接收
(北海广播电视台供图)

医用显微镜

《北海市志》载：“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北海普仁医院已购置普通显微镜。”

一百多年前，北海普仁医院即引进显微镜医疗设备，借助实验手段和自然科学最新成果解读身体结构、寻求疾病的原因，开国内西医诊疗先河。

眼科医疗器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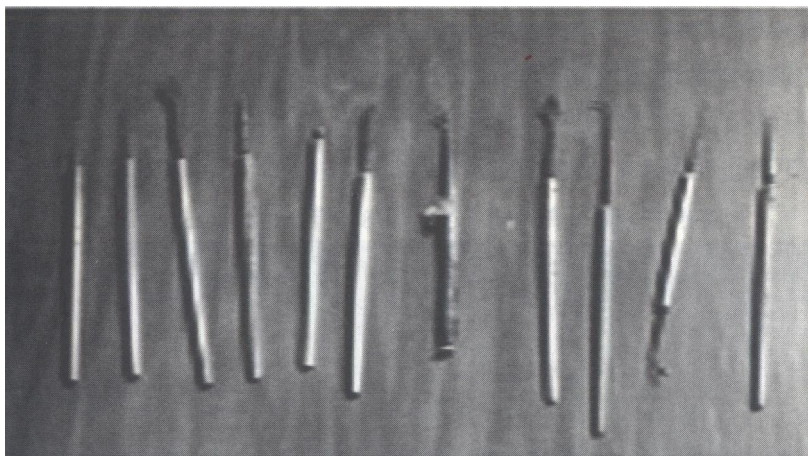
在1891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年度书信节选1890—1891》刊物中，北海普仁医院医生柯达写道：“1890年，开展了虹膜切除术、整形等眼科手术，眼科手术占手术总数50%。”

北海普仁医院英籍郝来医生在一份报告中写道：“1896年有547位住院病人，患青光眼、白内障等，除了星期天每天都有门诊病人看病。门诊量1500例，病人来自300个城镇。”

当时，北海普仁医院施行眼科手术使用器械有哪些？2018年8月28日，笔者赴上海访问原北海普仁医院首任华籍院长沈永年外孙女唐国美时，在她家看到了沈永年1927年9月至1936年3月，在北海行医时使用的眼科医疗设备，共16种，这些器械主要用于眼科泪小管吻合手术等，还有各类缝线、缝针、持针钳、手术刀等。看去略简单的这些器械，却使大量患者解除疾苦，重见光明。

香港印刷、现收藏在英国大英传教会牛津总部的一本《北海麻风医院1886—1936》纪念

册记载：“柯达医生（在北海）成功地做了一次又一次白内障手术，眼科医疗器械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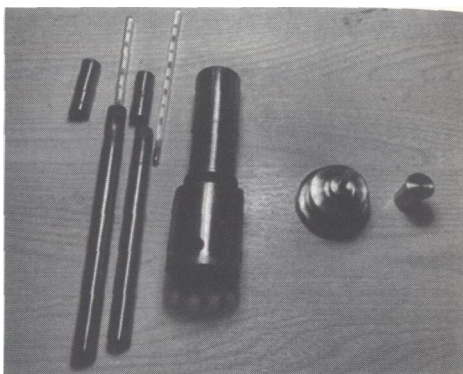


北海普仁医院首任华籍院长沈永年在北海行医时使用的眼科医疗设备
(唐国美供图)

医用体温计

1906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医学博士谭信医生将长度仅为6英寸，并且只需五分钟即可记录患者体温的便携式医用温度计引进北海普仁医院。当时，体温计在全国很多地方都罕有。

《1907—1908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内谭信医生对体温计使用情况作了描述：“一个年龄小的女孩因髌骨有严重的疾病而入院治疗。发烧至103度（华氏），看起来必死无疑。我们为她施行了手术，切除了她坏死的骨头，还试用一个新的治疗方法，2天后她的体温下降，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经过两个月治疗，她完全康复了。”当年引进北海的体温计是何等模样？2007年，笔者赴英国剑桥拜访谭信女儿何爱德时在她家看到这种体温计，以及放置体温计的铜镀铬外筒。



百年前北海普仁医院使用的体温计（本书作者摄自英国剑桥大学城谭信外孙约翰先生捐赠照片）

外科医疗器械

《北海市志》载：“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北海普仁医院已购置普通外科手术器械。”这些器械主要有骨的固定器、咬骨钳、引子、骨刮匙、金属、橡胶导尿管、导尿管扩条，各类穿

刺套针（用于脑室、膀胱穿刺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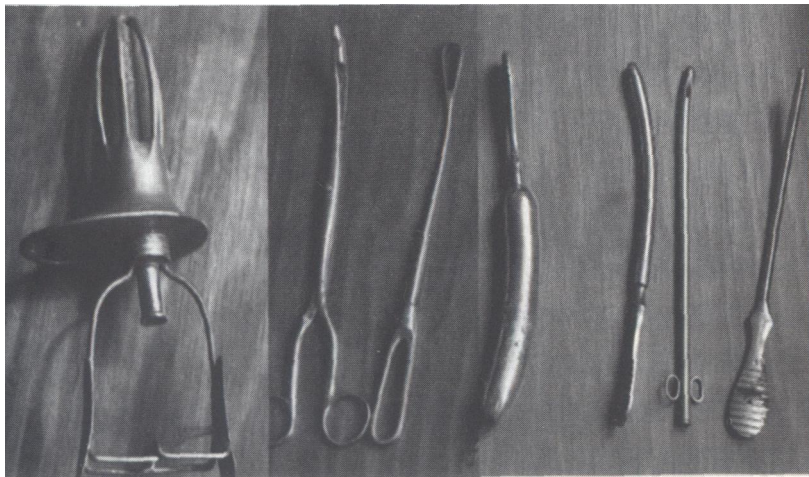
在《1899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中，郝来医生记述：“那一年住院病人684例，主要的手术是甲状腺摘除术，有一个患者甲状腺肿瘤重23磅，另一个11磅重。为他们做手术，都用这些外科器械，除此外，大小手术共做1077例。”

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特殊档案史料馆的一份《北海普仁医院工作报告1938年3月—1940年2月》中，北海普仁医院第七任院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米尔智医生记述：“1938年12月我们第一次被日本飞机空投炸弹攻击，手术工作量大大提高了。手术包括：腰部切开术，尿道切开术，截肢术，白内障手术，子宫癌手术，乳房手术，视网膜手术，头颅环锯术，刮除术，腹股沟疝手术，阴囊积水手术，肠造口术，椎板切除术，虹膜切除术，肾切除术，炸弹碎片取出术等，手术时这些医疗器械很应手。”

妇产科医疗器械

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特殊档案史料馆的一份《1890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中，柯达医生写道：“特别为妇女开设一个专科，希望找一位女医生来这里为女患者看病。”妇产科检查和治疗有其特殊性。当时，用的妇产科医疗器械有：阴道扩张器（窥阴器）、探针、子宫刮匙、组织钳、子宫扩条。这些器械在解除妇女疾苦、挽救生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1907—1908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中英籍波顿护士记述：“一名来自五、六公里外一个村子的女患者，长了一个卵巢肿瘤，来院求医，医生安排手术治疗。术后患者康复了。”



北海普仁医院在民国时期使用的妇产科医疗器械（唐国美 供图）

北海普仁医院英籍裨大护士长在该报告中写道：“1922年11月，一位产妇在晚上11时被送到医院，在这之前她在接生婆那里受了很多苦。在我们努力下，不到一个小时，她顺利地生下了孩子。昨天又收治一例难产妇女……”上述医案可见，妇科肿瘤切除、难产急救，这些妇产科医疗器械发挥出作用，造福了女性患者。

口腔、耳鼻喉医疗器械

西方口腔、耳鼻喉医疗器械引进北海时间是在 1886 年。香港印刷、现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特殊档案史料馆《1891 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记载：“医院治疗消化器官疾病：拔牙 24 例、扁桃腺炎 2 例、口腔炎 7 例、喉过敏 5 例。以及鼻息肉摘除术、食道异物取出术等”。说明在为患者治疗中应用了这些口腔、耳鼻喉医疗器械。

口腔器械大致有 6 种，耳鼻喉器械大约有额镜、喷壶、耳镜等 10 种。这些器械主要用于鼓膜修补术，扁桃体摘除术等。

1924 年 6 月，英国伦敦出版《教务》杂志，刊登北海普仁医院英籍玛丽医生写的工作报告，内载：“通常早上给病人看病，负责妇女和儿童的医务工作，每天早上要帮 30—50 个病人看病，还做一些小手术，拔牙等。”在上述手术中，这些医疗器械都派上了用场。

听诊器

1816 年，单耳听诊器问世。到 1855 年，一名英国医生将单耳听诊器改良成由两条橡皮管连接的双听筒，北海普仁医院成立之初便引进这种听诊器。英籍郝来医生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记载：“自从高德医疗站（1899 年 4 月）正式开设以来，我带着听诊器到周边村庄去巡诊。”从这些记录里，可见北海普仁医院早在 1886 年便将西方发明的听诊器引进了北海。北海普仁医院、普仁麻风医院首任华籍院长沈永年任职时使用的就是民国时期进口的听诊器。



民国时期进口的听诊器 （唐国美 供图）

医用 X 光机

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记载：“北海普仁医院建于 1886 年，这所医院装备有先进外科手术的各种现代化设备，包括一台 X 光机……”当时英国伦敦出版的《仁慈与真理》刊物刊登北海普仁医院、普仁麻风医院第二任院长李惠来在 1911 年 8 月 4 日写的报告，报告说：“医院新买了一台最新的 X 光机，帮助医院医疗工作。这个 X 光机很有用，提高了诊疗技术。”

1912年出版的《仁慈与真理》刊物记载：“北海普仁医院的X光机是1911年在伦敦买的，帮助外科手术工作，还用X光机给麻风病人做电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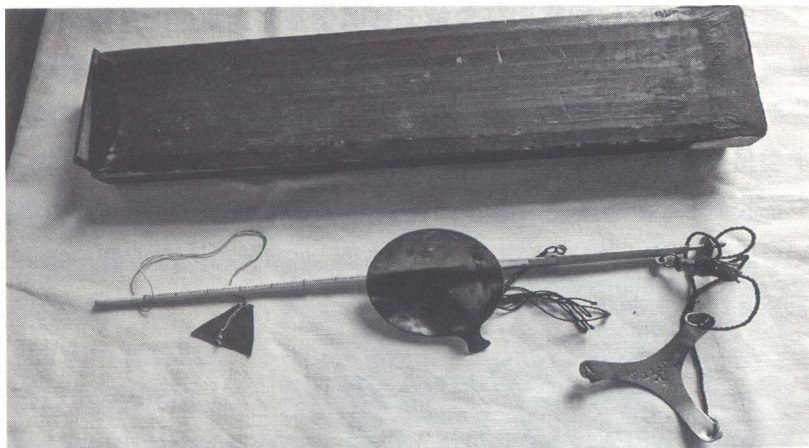
1930年12月12日，时任伦敦北海医学基金会主席的李惠来医生重返北海。看到北海普仁医院发展，十分高兴，回国后又拨专款为医院新添置一台X光机和一批医疗物品。1931年4月19日，沈永年给医学委员会的Crawley先生写信道：“1台X光机、两台医用冰箱等物品全都收到了，在这里使用很好。”在1936年香港印刷的《北海五十年》纪念册中，英籍罗素医生写道：“设备方面，北海普仁医院是最好的了。它拥有这区域中唯一的X光机。”

医用注射器

收藏在香港圣公会档案馆的一份《北海普仁麻风院历史沿革及现况概述》手稿中记载：“1908年，大风子油注射剂问世，北海普仁麻风医院第二任院长李惠来引进这种肌肉注射法，不伤及肠胃，提高了疗效。”

1919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仁慈与真理》刊物中，北海普仁医院、普仁麻风医院第三任院长、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班查梨在“治疗麻风病的新疗法”一文中写道：“我们应用新的疗法（老杰爵士法）在服药后，再在皮下或静脉注射大风子油酸钠A两天。通过这种方法治愈了10个麻风病人。这是当时北海普仁麻风医院最重要的医疗成果。”同年，香港大学毕业、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政府部门工作的李俊昌因患麻风病来到北海普仁麻风医院治疗，病情得到控制，李俊昌被聘特约通讯员，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出版的《麻风季刊》中写道：“本院中有中国人管理，沈永年医生算是第一位。医治取得优美成绩。沈医生介绍数种最新的治法，过去6年都是注射于肌肉的，现在沈医生注射‘安癩露’到脉管里更有成效。有9个病人，经过他2个月医治，现都有进步。”所采用的注射器、注射针头均为这些型号。1933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教会医院》刊物内记载：“（北海普仁医院）为当地学校的学生体检超过500人，为北海及邻近村庄1000人注射防病疫苗，给800人注射霍乱预防针。”

其他器械



民国期间北海普仁医院药房使用的杆秤

（唐国美 供图）